

## 诗词赋

### 琴屿琴女(外三首)

◎黎权

介于陆地与海洋之间  
你做自己的主人

逃过灌木,土坡,沙砾  
滑腻的礁石和浅水区

只留下涉水的声音  
白花有些慌乱

陆上的觊觎者和羁绊  
都是你奔向大海的理由  
奥古的琴音虚晃一枪  
让他们望而却步

青色胴体堪比你的思想  
有波澜的自由与妙曼  
挽住干净的风

从此和纯白的灯塔一起  
照见灵魂  
和黑夜里的世界

### 禁渔期或沙砾

我来自遥远的沙漠  
将平庸的手臂伸向大海  
就像猎人在每个夜里  
向家人索取温暖

鱼儿分娩的疼痛  
只在海面惊起少许涟漪  
而一粒沙子般的泪水  
咸过整个海洋

时机在沙漏里消逝  
禁渔期已经过去

我再次伸进你柔软的腹部  
鲸鱼的肋排如枯叶  
暴露在沙滩上面

### 东西快速路

后窗外  
一座高架桥凌空而起

赶路的汽车  
和塞满耳朵的磨擦声  
如半空中的潮水  
让城市高高地荡了起来

我每天在其间快速往返  
如秋千架上的小女孩  
在空中飞  
新鲜的阳光被抛弃于地面

旋转的车轮  
一块泛着青光的磨刀石

把路面磨成月牙  
磨光了一个  
生龙活虎的人

### 登巨峰记

为一方木头导游  
他面庞如黑石头的语言  
一堆冰雕风琢的地理词汇

我们缺少细语温存  
如果往石头上引导  
一定会溅起灼眼的火星

我们只到了崂山  
石头远在不可及的地方  
相隔刀锋与斧钺  
阎王隐于崖壁的树尖  
石头讲一口坚硬的方言  
每个词汇都骇人听闻

一路惊悚,渐行渐高  
我们默默走过了先天桥  
在灵旗峰的四围  
奇崛的石头争相表述  
他们更接近语言的高度

我在镜头里看到木头  
正展开飞翔的姿势  
他要飞向石头

远而不可及的地方  
黑的词汇如铅阵列

## 话家常

“娘的眼泪似水淌,点点洒在儿的心上,满腹的话儿不知从何讲,含着眼泪叫亲娘,娘啊……”每当我听到这支满含深情的歌,就会想起母亲悲苦的一生,眼泪止不住地簌簌下落。

6月11日,是娘的忌日。五年前,娘以89岁的高龄去世。没有病痛的折磨,没有意外事故的发生,在儿孙绕膝中,娘平静地咽下最后一口气。

记忆中,娘前半生受苦受累,后半生因为双目失明,看着就叫人心酸与无奈。

听娘说,上世纪五十年代,爹在县里工作,大爷大娘在青岛打工,家中只有爷爷和娘种庄稼,奶奶负责照看几个孩子,其中就有大爷的大女儿陈玉红。麦收季节,大娘才从青岛赶回来,帮助麦收。

娘又要下地又要做饭,真是万般辛苦。

五十年代末,大爷大娘远走新疆。不久前,远在新疆七十多岁的堂姐陈玉红,写了一篇《想家乡忆亲人》的电子邮件发给我,让我思绪纷飞。

玉红姐说,小时候,娘擀豆面面条,糊苞米面饼子,现在想起来还直流口水。娘曾对她说,玉红快点长,长大了婶婶教你做饼子。娘双手捧着和好的苞米面,三拍打两团弄,椭圆形的饼子就成型了,然后,往煮地瓜的大锅边上一贴,再填几把草,拉一会儿风箱,饼子和地瓜的香味儿就开始扑鼻了。

娘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但生性怯弱,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很少见过她生气发火。

听奶奶说,娘小时候,不小心眼睛被苇秸戳了一下,落下病根。奶奶为给娘治眼睛,曾经用一个偏方:煮了十个鸡蛋,让娘坐在炕上,又找来几个童女,站在窗外,排成队,每人剥一个,从窗棂子递进去,不准说话,不准东张西望,炕上的娘接一个吃一个,一口气吃完十个鸡蛋……偏方用完,眼睛还是没治好。后来听说,那是奶奶心疼娘,让她多吃口好的,这才用偏方哄过大家。

那时候,娘多年青啊,年青得就像一棵壮壮实实的苞米。

春天,娘带着玉红姐和我大姐淑琴,去村边的地里种苞米,点种豆角。

夏天,娘锄地回家,挽起袖子就做饭,忙活一家老小的饭菜,脊背塌湿了,薄薄的衣衫粘在脊背上,脸上沁满了汗珠。

秋天,奶奶抱着刚出生不久的我哥哥,等着娘从地里回来喂奶。玉红姐和比她小两岁的我大姐

## 走天下

坐在一上一下的舢板上,荡舟淀水芦荡,水天轮换摇动,白云悠悠,绿苇起舞,香荷映日,鸟鸣鱼跳……人在碧波上畅游,仙风轻拂,惬意自心中油然而生。

到了白洋淀,就进了水上世界。船在淀上两边摇晃,水从眼前鼓浪远去,前船后橹水影桨声,划进了青色芦苇丛中。水面上边是荷花,荷花旁边是芦苇,苇子身后是杨柳。放眼望去,千顷淀水,百里苇海,水生万物千草百花。

荷花是白洋淀的下凡仙子。摇船的师傅说,淀里荷花,盛开花期有两个月,从六月底开头,到八月底收尾,花落成莲蓬。水浅的开花早,水深的开花晚。据说到了九月间,荷花还是有的,只是这时辰荷花少,淀面全是扬花芦苇的天下。

“我站在一座古桥之上看见一支莲,乘着昨夜东风,穿越唐诗宋词而来,开成玉环的一袭红裙或是清照月满西楼的罗衫,为今天的盛放领诵……”此时,他人的诗句,读在我口中,轻落在淀里。

“芦苇之乡,甲于河北”,白洋淀是中国芦苇的

## 心灵驿站

每当填写原籍的那一瞬间,我便有一种流落他乡、求归不得的缱绻怀乡之情,不禁生起了人海沉浮、故土遥远、知交零落、寂寞萧索的感觉。

我的故乡是河北省吴桥县,是有名的“杂技之乡”,是广受世界各地人民喜爱的文化之乡,有着久远的文化传统和坚实的群众基础。有首民谣:“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道出了吴桥人对杂技的喜爱和掌握技艺的普及。吴桥人茶余饭后,劳动间隙,不论庭前宅后,田间地头,都喜欢练上几手。代代相传,便有了如今的局面。

我出生于青岛,也没有习武练技。对故乡的深情绵邈已是儿时的烙印,四岁时随母亲、舅舅回老家吴桥,直到六岁半上学时才回青岛。故乡的家硕大整齐的庭院里一排东西房,院子一侧房子里摆满了爷爷的乐器,架子上摆满了炊具。爷爷是一个吹、拉、弹、奏样样都行的多面手,但是奶奶嫌吵,说他闹出的声音比狗叫还难听,只好单独一间房。爷爷做一手上好的中餐,时常到俄罗斯中餐店做大厨,有时也随杂技团穿梭于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爷爷虽是个能人与忙人,可乡里乡亲的红白喜事都少不了提前约他。

那些日子,我与弟弟被奶奶严加看管不许习武,也不许看表哥表姐杂技团的人练。祖父对祖母说:既然出门了,就去学点青岛那边比较合时宜的本领。俗语说环境造就人,在那样特殊氛围,我和弟弟也不甘做另类,也远远地学着他们的样子,捶胸顿足甩着大臂练上两圈,惹得爷爷奶奶笑得

# 娘的眼泪

◎陈希瑞



王成彪/图

淑琴跑着去迎接娘,为的是去抢娘头上的苇笠,因为她俩知道,苇笠上别着娘割豆子时捉到的大蚂蚱。娘从不偏向自己的亲生闺女,对玉红说,烧熟了蚂蚱,你跟妹妹一块儿吃!玉红姐接过娘的苇笠,和我大姐淑琴跑回家,等娘烧火做饭时,把蚂蚱放进烧过的草木灰里,不一会儿就闻见香味儿,赶紧扒拉出来,吹吹灰,姐妹俩一起享用。

娘晴天干活一身泥,雨天和冬天做针线,还得抽空为一家人洗洗刷刷,缝缝补补。

寒冬腊月里,娘脸上手上常常起冻疮,因为舍不得烧火,低矮的北屋阴冷。娘下午来到南屋,开始烧火煮地瓜做饭,饭做好了,炕也烧热了,因为爷爷奶奶和玉红姐住在南屋。奶奶心疼不过,说,她娘,快抱把草上北屋烧烧炕,也好去去寒气。

娘似乎有干不完的活,吃的却是最差的。有时爷爷赶集买回一块猪血,娘熬一锅萝卜丝子,猪血切成小块,放在菜盆边上,娘一口也舍不得吃。

听爹说,1958年春夏大旱,庄稼颗粒无收,草根树叶吃光了,棉籽皮没有了。爷爷从三爷家买

## 荡舟白洋淀

◎李朝俊

重要产地。风景浩荡的苇子,春夏碧绿,秋冬金黄;花穗可作扫帚,花絮可填枕,芦根可熬糖、入药,芦秆可编席、打箔、苇画、造纸等;就连处于生长期的叶、茎、根,都有净化空气与水质的功能。

再看眼前茂盛的芦苇,绿得那么理直气壮,腰杆挺立,碧叶状若云团,在水面上荡漾向一望无际的远方。大船从水淀的主航道驶过,青纱帐般的芦苇律动出无弦的妙音;小船漂过苇林、荷花和水湾,夏阳的光柱下,鸟飞鱼跃,快活在荷花丛和苇荡林中。

追着唐人王贞白的小船,我有了和先人一样的心境:“嫩喜日光薄,疏忧雨点粗。惊蛙跳得过,斗雀袅如无。未织巴篱护,几抬邛竹扶。惹烟轻弱柳,蘸水漱清蒲。”

水鸟是白洋淀的通天精灵。听摇船的师傅说,淀里鸟多得:大的有绵羊一般体态的鹈鹕,小的有鸡蛋个头的翠鸟;文静的有恩爱的鸳鸯,凶狠的有凌空直下的鱼鹰;还有人称“气象鸟”的灵秀苇莺,鸣叫声音的变化就是在直播“天气预报”,有雨有风还是大太阳,准得很。

你看,那跳跃在荷花上的鸟、飞翔在苇子上的

的一点地瓜干,只给小孩吃。有一回爷爷买回了烧酒糠,娘把谷糠搅上地瓜面,攥成团子,给爷爷和小孩吃,娘在洗酒糟的汤水里加了野菜,和奶奶一块煮着吃。结果,娘和奶奶都中了毒,奶奶腰上长了个疖子,直往外流脓水,娘脖子后、脸上,也长出了大疖子,娘用大蒜蘸出汁子,往疖子上抹,疖子没治好,脸色烧成了灰黑色……

直到七十年代,爹这才带娘去县医院就诊,并做了手术,摘除了右眼球,使得左眼还能看见一线光明。十几年后,娘完全失明,丧失了劳动能力。以后几十年的光阴,娘就这样在混沌中度过。

如今,娘去世已经五载,看着玉红姐写下牵肠挂肚的文字,泪光盈盈中,娘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一首《岁暮到家》,道尽了清湖诗人蒋士铨有母爱、有娘疼、有娘询问他人人生路上苦乐的幸福时光。可在我,娘没了,谁还能听听我的心里话呢?

鸟、漂浮在水面上的鸟……它们这是将芦苇荡和荷花淀当成排兵布阵的演练场和才艺表演的大舞台了。

有人说,水鸟、芦苇、荷花是白洋淀的宝;有人说,鱼儿、芡实、菱角是淀里的宝;我却想说,水淀变迁的历史与现实,才是这里的瑰宝。

人在淀上游,心却在历史与现实的天空中流转、飞升。翻阅《京南水乡白洋淀》,得知脚下地处长津石腹地,各距150公里左右,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淡水湖泊、著名湿地自然保护区,昔有“北地西湖”之誉。总面积366平方公里,143个淀泊星罗棋布,3700条沟壕纵横交错,39个小岛点缀其中,10万亩荷花接天映日,12万亩芦苇密密莽莽……“九曲通淀,一曲同心”,今朝水淀,绘入雄安新区远景规划蓝图,成为高起点国家建设区域上的一颗明珠。

千年大计的热土上,“华北明珠”从远古走进雄安新区时代。这里,凝聚了高屋建瓴的决策,激荡起时代发展的回音;这里,必将荡涤掉一切污泥浊水,走向国富民强、生态文明的美好未来。

雄安白洋淀,生态白洋淀,人民的白洋淀!

## 心灵的故乡

◎王青荣

前仰后合。

庭院外,栽有数百年枣树,穿屋基破土兀立,盘根错节枝叶茂,枝干粗大侧仰直冲天空,参天而立;树隔两三尺间有清澈的小河,澄明可鉴;河边绿草成茵、垂柳婀娜、花儿艳丽。夏季,乡间的小路上,蝉鸣组合的交响乐声、青蛙呱呱的叫唱声替代了闹市汽车马达声喇叭声,打破了乡村那份寂静与宁静,就连空气也跟着变得灵动起来,给夏季带来几分浪漫。秋季,秋风萧瑟,挂满树枝的红彤彤的大枣一片喜色,秋的韵致便清清爽爽地映入眼帘。坐在枣树下,听秋风穿墙而过,听坠枣落地有声,听秋虫鸣唱小曲,母亲告诉我仔细听蝈蝈的叫声:“洗洗晒晒铺铺盖盖,洗洗晒晒铺铺盖盖……是告诉人们天冷了,快缝棉衣絮被。”这里犹如进入一个通灵的天地,我盼望刮风下雨的天气,霹雳啦啦的枣子会飘落满地,我提着篮子,忙不迭地把坠落在地上的枣子拾起,奶奶会将它洗干净控水、晾干后,泡酒里腌醉枣吃。

故乡盛产棉花、芝麻、核桃、玉米、山药,当地人所说的山药就是白颜色的地瓜,但是不做主粮。记得姥姥炒得芝麻盐飘香四溢最香咸可口,舅母做的“合子”饼,在擀好的面皮上调馅,放上厚厚的白菜鸡蛋,像盖垫那样大,必须切着吃。

棉花丰收时,那儿一望无际白茫茫的棉田,奶奶与妈妈腰里系上一个大围裙,再撂起来,将摘下的棉花兜着,老百姓叫“拾棉花”,每到这时我也会系一个兜兜拾棉花,站在棉田里,好像云朵里的仙女下凡一般,心境里也就飘飘然一般的美。

叫做故乡的那个小山村,有我再也熟悉不过的人,朴实的长辈们乐观地生活在那方土地,勤劳劳作历经岁月的磨砺,他们像延续在轮回树标里的年轮,静静矗立在自己的坐标里。那儿承载着我和小伙伴们在那棵红枣树下、在小溪旁和矮矮结实的土墙上一同捉迷藏、玩耍,一起蹒跚爬到干涸的河湾里采摘嫩绿的芦苇根吃,嬉戏的笑声盈满山村。小伙伴们名字至今记忆犹新,有小匣子、铁链、硬壳,有一个身体较弱的孩子,他母亲给他取名叫小张,说是让他跟着灶王爷姓好养。幽兰清丽美好的记忆宛如烙进了脑海永远储藏在灵魂深处。

夏去秋至,祖母望眼欲穿守护着那些棉田、平川盐碱地上的谷米和那棵渐长渐高、硕果累累的枣树……待到颗粒归仓,如蓝天白云一样的棉花堆砌在包裹炕里,棉花可做棉衣絮棉被,棉花籽可榨油食用。大枣枣儿装满了蒲萝,母亲与奶奶扯过织布机织着过年的布,祖父风尘仆仆,归得故乡的家里,过人间最和美平实的年。

月色如洗,清幽苍凉,爷爷披衣出户,枣树下我与爷爷奶奶道别,奶奶心酸凄怆,唏嘘不已,难以自持。我只是抚摸着那棵相依相伴的古枣树,那时我还不太懂得离别的寓意,蹦蹦跳跳地就离开了……没想到两年之后爷爷奶奶一日之差相继去世。

一去六十载,春去夏来,家乡发生了巨变,我再也回不了故乡。我的故乡啊!她就像是胸口的一把锁,无论你在何方,总是牢牢地锁住你的心与魂,每当想起河北吴桥范屯小镇,那古朴而又苍劲的魅影便浮现在我的记忆里。